阴谋与爱情 第二幕

弥尔芙特夫人府里的大厅。

右边摆着一张沙发，左边立着一架大钢琴。

第一场

弥尔芙特夫人穿着宽松而迷人的晨衣，头发未经梳理，坐在钢

琴面前出神；使女索菲从窗前走回房中。

索菲军官正好解散。检阅结束了——可我还没看见瓦尔特。

夫人（十分不安，站起来，走过大厅）我不知道今天怎么啦，索菲——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啊！——你说你压根儿没看见他？——当然当然——他用不着着急——我胸口憋闷得就像做了亏心事——去，索菲，让人把马厩里最野的那匹马给我牵来——我得去野外——去见一见人，看一看蓝天，痛痛快快跑一跑，好让心头轻松一点。

索菲您要感觉不舒服，夫人，那就请朋友来聚会吧。让公爵在这儿开宴会，或者把玩纸牌的桌子搬到您沙发跟前。要是公爵和他的整个宫廷都听我调遣，我干吗还闷闷不乐呢？

夫人（猛然坐到沙发上）我求你，别再烦我。只要你让我清静，我愿每个钟头赏你一枚金刚钻！竟要我让那些个家伙来装点我的房子？——这是些卑贱、可怜的人，每当我脱口说出一句热诚的心里话，他们便张大嘴巴和鼻孔，傻愣愣地像见了幽灵似的——全都是拴在一条线上的木偶，操纵起来比我织花边还容易。——这种人的心跳得跟他们的怀表一样四平八稳，我与他们有什么交道好打啊？我预先便知道他们会回答我什么，我哪儿还有兴致向他们提出问题呢？他们连发表与我不同的意见的胆量都没有，我怎么会乐意与他们交谈呢？——去他们的吧！一匹连缰绳都不敢咬的马，骑起来可真没劲儿！（踱到窗前）

索菲可公爵您该觉得是个例外吧，夫人？整个公国最美的男子——最热烈的情人——最机智的头脑！

夫人（从窗前踱回来）因为这是他的国家——而只有这个公国，索菲，对于我的口味来说还可成为差强人意的借口——你说人家羡慕我？可怜的东西！他们应该同情我才是。在所有吸吮殿下乳汁的人中间，情妇是最可悲的一个，因为只有她知道这个显赫而豪富的人其实不过是个叫花子——不错，他可以用他权力的灵符唤起我心头的种种yu望，就像从地里唤出一座仙女的宫殿。——他可以把两个印度人的血浆摆上我的筵席——可以叫荒野出现乐园——可以使他国中的泉水喷上天空，划出骄傲的弧形，或者将他的臣仆的骨髓变成烟火，燃放到空中去——可他也能命令他的心，在一颗博大而火热的心面前，同样博大而火热地跳动么？他能强令他那平庸的脑子，哪怕认同唯一一种美好的感情么？——我尽管感官享受充足，心却忍受着饥渴。在一个我不得不窒息激情的地方，千百种情感对我又有什么用处？

索菲（惊异地望着弥尔芙特）我伺候您多久了啊，夫人？

夫人你今天才认识我吗？——不错，亲爱的索菲——我把自己的荣誉出卖给了公爵，不过我的心仍然是自由的——这颗心，好妹妹，也许还配得到一个男人的爱——宫廷的毒雾拂过它，只不过如明镜上哈了一口气——相信我，亲爱的，要不是虚荣心阻止我将宫中第一夫人的位置让出去，我早就不会听任这位寒酸的公爵的摆布啦。

索菲您的心就这么甘愿做虚荣的奴隶么？

夫人（激动地）已经受到了惩罚，不是吗？——现在还在受惩罚，是不是？——索菲哟！（意味深长地，手抚着索菲的肩膀）我们女人只能在统治与效忠之间进行选择；可是执掌权力的最大乐趣，也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补偿，我们失去了更大的快乐——成为一个我们所钟爱的男子的奴仆的快乐。

索菲千真万确的真理，夫人，可我极不情愿听您说出来。

夫人为什么呢，索菲？难道从这执掌权杖的幼稚举动，不能看出我们只配去牵小儿学步的带子吗？难道你看不出这任性的轻浮，这种种粗野的享乐，只不过是为了掩盖我胸中更加狂暴的yu望吗？

索菲（吃惊地后退一步）夫人！

夫人（更兴奋地）满足这些yu望吧！把我所想念的——所祈求的男子给我吧！索菲——我要么为他而死，要么zhan有他。（神往地）让我从他嘴里听到，我们眼里爱情的泪水比我们发间的珠宝更加晶莹，更加美丽，（狂热地）我将把公爵的心连同他的公国掷于他的脚下，同他——同我钟爱的男子一起逃跑，逃到世界最偏远的沙漠里去……

索菲（惊恐地望着弥尔芙特）天哪！您说些什么？您怎么啦，夫人？

夫人（愕然）干吗脸色苍白？——我说得也许过了头？——噢，那就让我把你的舌头和我的信任捆在一起吧——我还要对你说更多——对你说出一切——

索菲（畏葸地环顾四周）我害怕，夫人——我害怕——我不需要再听。

夫人让我与少校结合——你和世人全犯了傻，以为那是宫廷里司空见惯的阴谋——索菲——别脸红——别为我害臊——那是我的爱情的——杰作。

索菲上帝作证！我早有预感！

夫人他们让我说动了，索菲——那软弱的公爵——那圆滑的宰相——那愚蠢的侍卫长——他们一个个赌咒发誓，说这场婚事是为公爵保住我的万无一失的手段，它将使我和公爵的结合更加紧密牢固。——呸！将把它永远分开！将使我永远挣脱这可耻的锁链！——这帮受了骗的骗子！竟让一个弱女子给懵了！——是你们自己把我的心上人送到了我面前！这我真叫求之不得啊——只要我一得到他——得到他——啊，永远永远滚开吧，可恶的荣华——

第二场

公爵的一名老侍从捧着首饰匣。

前场人物。

侍从公爵殿下向夫人致意，派我送来这些钻石作为您结婚的礼物。它们刚从威尼斯运到这里。

夫人（揭开首饰匣，惊讶得往后退去）天哪！公爵为这些宝石花了多少钱？

侍从（脸色阴沉地）没花他一个子儿。

夫人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没花一个子儿？——瞧你（从老人身边后退了一步）——怎么这样瞪着我，好像要看穿我似的！——这些无价之宝没花他一个子儿？

侍从昨天，又有七千子弟出发去了美洲①——他们偿付了一切。

夫人（突然放下首饰匣，疾步穿过大厅，一会儿又回到侍从跟前）喂，你怎么啦？我看，你在哭？

侍从（擦干眼泪，浑身战栗，嗓音凄惨）这儿的宝石——我也有几个儿子跟着去了。

夫人（一怔，转开脸，握住老人的手）总不会有谁是被迫的吧？

侍从（狂笑）啊，上帝——不——全都心甘情愿！当时有那么几个多嘴的小伙子走出队列，问上校，公爵卖他们出去定价多少钱一个？——谁知咱们仁爱无比的国君命令所有团队一齐开上阅兵场，当众枪决了那几个快嘴多舌的小子。我们只听见噼噼啪啪一阵枪响，看见孩子们的脑浆飞溅到了广场的石头地上，与此同时，全军齐声呼喊：哟嘿，去美洲啰！——

夫人（震惊，跌倒在沙发上）上帝！上帝！——我却什么也没听见！我却什么也没察觉！

侍从是喽，夫人——不然在擂响起程鼓的时候，您和咱们主上干吗偏偏要去追捕狗熊呢？——您倒是真不该错过那辉煌的场面！当刺耳的鼓声向人们宣布，出发时间到了，便只见这儿一群哭喊着的孤儿在追赶还活着的父亲；那儿一个母亲发了疯，正冲上去准备把尚在吃奶的婴儿插到刺刀上去；为了把新婚的夫妇分开，军官们只好用刀劈；咱们老头子只好绝望地站在原地，临了也把手杖扔给孩子们，让手杖陪伴他们到新世界去——啊，战鼓一直擂得震天价响，为的是全能的主听不见我们的祷告声——

夫人（从沙发上站起，激动异常）把这些钻石拿走——它闪闪烁烁，把地狱的火焰射进了我心里！（温和地转向侍从）别太难过，可怜的老人。他们会回来的。他们会再见到自己的祖国。

侍从（动情地，专注地）只有上帝知道！他们会的！——到了城门口他们还转过身来高呼：“上帝与你们同在，老婆和孩子们——咱们的公爵万岁——等到接受上帝审判那天，咱们会回来的！”

夫人（大步绕室疾走）可耻！可怕！——他们骗我说，我已拭干了公国所有的眼泪——现在我算睁开眼了，恐怖地睁开眼了——去吧——去告诉你的主上——我将当面向他道谢！（侍从准备退下，她将自己的钱包扔进他帽子里）拿去吧，作为你对我说了真话的报酬——

侍从(轻蔑地将钱包扔回桌子上)请留下吧，对您说来是不会嫌多的。(下)

夫人（惊讶地目送着他）索菲，快追上去，问他叫什么名字。我要让他再见到他的儿子。（索菲下。夫人沉思着走上走下。少顷，对重新上场的索菲）最近不是传说边境上有座城市发生火灾，使四百个家庭沦为乞丐了吗？（按铃）

索菲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个？是有这么回事，那些不幸的人现在多数成了他们债主的奴隶，不然就在公爵的银矿里卖命。

仆人（走进来）夫人有何吩咐？

夫人（把首饰匣递给他）立刻送到市里去！——马上换成现钱，我命令；然后把换来的钱分给那四百户遭了火灾的穷人。

索菲夫人，您考虑考虑，您这样做会失去公爵恩宠的。

夫人（庄严地）难道要我头上戴着全国的诅咒吗？（挥手示意仆人离开）要不你愿意这些眼泪凝成的可怕的首饰压得我倒下吗？——去，索菲——还是头上戴一些假珠宝，心里意识到做过这样的善事更好。

索菲可刚才那样的珠宝！难道您不能拿你次一点的去卖吗？不，真的，夫人，你这样做太不该！

夫人傻丫头！这样做了，霎时间我便得到了更多的钻石和珠宝，比十个国王戴在王冠上的还要多，还更美——

仆人（又走进来）封.瓦尔特少校到。

索菲（冲向夫人）天哪！您多么苍白——

夫人这是第一个使我惊慌失措的男人——索菲——我不舒服，爱德华①——等一等——他开心吗？他面带笑容吗？他说什么来着？啊，索菲！我很难看，是不是？

索菲我求求您，夫人……

仆人您吩咐我打发他走吗？

夫人（结结巴巴地）说我欢迎他。（仆人下）告诉我，索菲——我对他讲什么好？我怎样接待他？——我会哑口无言的——他将讥讽我的软弱——我心多么虚啊——你要离开我吗，索菲？——留下——唉不！走吧！——还是留下好些。（少校穿过前厅，走进屋来）

索菲精神一点！他已经来了。;

第三场

斐迪南.封.瓦尔特。前场人物。

斐迪南（微微一鞠躬）要是我打扰了您，夫人……

夫人（心激烈跳着）一点也不，少校先生，您来再好不过。

斐迪南我来是奉家父之命……

夫人那我得感谢他。

斐迪南奉他之命告诉您，我俩将要结婚——父亲吩咐的就这些。

夫人（失色，战栗）不是您自己的心愿吗？

斐迪南大臣们和拉牵做媒的人一样，从来不问这个。

夫人（惊惧，语塞）而您自己就没有一点别的要说吗？

斐迪南（瞅了使女一眼）还有很多，夫人。

夫人（示意索菲，索菲退出）可以请您坐在这张沙发上吗？

斐迪南我将尽量简短，夫人。

夫人喏？

斐迪南我是个堂堂的男子汉。

夫人我敬重这样的男人。

斐迪南还是个骑士。

夫人公国里出类拔萃的骑士。

斐迪南还是军官。

夫人（讨好地）您只提到一些其他人与您同样具备的优点。您干吗对那些更加重要的独特品格避而不谈呢？

斐迪南（冷冷地）我在这儿用不着它们。

夫人（越来越恐惧）可是，我该如何理解您这开场白呢？

斐迪南（缓慢而加重语气）理解为自尊心的抗议，如果您真有兴趣来强迫我娶您。

夫人（生气地）这是什么话，少校先生？

斐迪南（从容地）我的心里话——我的族徽的话——这把宝剑的话。

夫人这把宝剑是公爵赐给你的。

斐迪南是国家假公爵之名将它给了我——我的心就是我的上帝——我家族的徽章已有五百年历史。

夫人公爵的名义……

斐迪南（激动地）公爵难道能歪曲人类的准则，或者像铸造他的三分铜币一样任意支配人的行动吗？——他自己不威严、崇高，却能够用金子堵住尊严的嘴巴。他可以用银鼬皮袍遮盖他的耻辱。我请求您别再扯这些，夫人——这儿要谈的不再是抛弃了的前程和祖先——不再是这剑上的穗子——不再是世人的看法。我做好准备了，一当您能证明，我获得的奖赏不低于付出的代价，上面所说的一切我通通可以抛弃。

夫人（痛心地离开他）少校先生，我不配让你作出这么大的牺牲。

斐迪南（抓住她的手）请原谅。我们在这儿谈话没有第三者。使您和我今天——除了今天再也不会走到一起来的情况迫使我，使我有理由对您不再隐讳我心灵深处的情感。——我真不敢相信，夫人，一位这么美丽、这么富有灵气的女子——她这些品质会得到男人的尊重——怎么可能委身于一个只是贪恋她的肉体的公爵；这个女子怎么不知羞耻，竟然同时又向另一位男子献上她的心。

夫人（睁大眼睛瞪着他的脸）请痛痛快快地说完吧。

斐迪南您自称是个英国人。恕我冒昧——我不能相信您真是英国人——一个天底下最自由的人民的生而自由的女儿。她太骄傲了，对别国的德行尚且不屑一顾，不肯受其影响，更永远别提会附和他人的罪孽啦。不可能，您不会是一位英国女子——要不，您这英国女人的心脏必定太小太小，不配有真正英国女子豪迈而勇敢跳动的脉搏！

夫人您说完了吗？

斐迪南有人也许会回答，这是妇女的虚荣心——重感情——易冲动——好享受。经常是德行比名声更能持久。曾经有过一些人，开始时名誉扫地，后来却以自己的高尚行为取得了世人谅解，用善举把丑恶化为了高贵——可是，目前公国内为何压迫空前未有的深重、可怕？——一切都盗用了国家的名义！——我没什么说的了。

夫人（温柔地，庄重地）瓦尔特，这是头一次有人敢对我讲这种话，而您，是唯一一个我愿意给予回答的男子。——你鄙视与我结合，我因此尊重您。您亵du我的心，我不怪罪您。我不相信，您真这么鄙弃我。一个人敢于去这样侮辱一位翻掌之间就可以毁掉他的妇女，必定是相信这位妇女有一颗博大的心，要不然——他就精神失常。——您把国家的灾难归罪到我身上，但愿万能的上帝会原谅您，有朝一日，他将让您、我和公爵对质的。——可您竟然怀疑我是一名英国女子：对您这样的指责，我的祖国不会不给予回答的。

斐迪南（身子倚着佩剑）我急于马上知道。

夫人那就听好了。除您之外，我还从未告诉任何人，也不愿告诉任何人。——我不是一个冒险家，瓦尔特，像您认为的那样。我本可以趾高气扬地说：我有着高贵的血统——出生在为苏格兰女王玛利亚牺牲了的不幸的托马斯.诺弗克家族。①——先父是国王陛下的侍从长官，受人诬陷，被认定背叛国家，勾结法兰西。议会判他有罪，他被斩了首。——我家的所有财产都归王室所有了。我们被驱逐出了英国。我母亲死在父亲被处决的当天。我本人——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——跟着保姆逃到了德国，带着一盒珠宝——还有这个家传的十字架，我母亲在弥留之际一边给我最后的祝福，一边把它戴在了我胸前。

斐迪南（慢慢陷入沉思，盯着夫人的目光变得温和起来）

夫人（越往下说越是激动）带着病——没有名声——没有保护人和财产——我一个异国孤女来到了汉堡。除了一点法语——一点针线活儿和会弹钢琴之外，别无任何本领；相反倒习惯了使用金银餐具——盖锦缎被褥，呼奴使婢，颐指气使，接受大人先生们的阿谀奉承。——终于哭着过完了六年。——最后的一件首饰飞掉了——我那保姆也一命呜呼——这时我的命运之星将您的公爵带到了汉堡来。那天我在易北河边散步，正望着江水开始胡思乱想，想弄清楚是这江水更深呢还是我的痛苦更深。公爵看见了我，跟踪我到了我的住处——跪在我脚下发誓说他爱我。（激动得停下来，然后哽咽着往下说）我幸福的童年又带着美丽迷人的光彩，一幕一幕呈现在眼前——可是未来却黑暗如同墓穴，令我毛骨悚然——我的心渴望从另一颗心获取温暖——于是便与他的心靠在了一起。（从斐迪南身边跑开）现在您可以诅咒我了！

斐迪南（非常感动，追上去拉住她）夫人！啊，天哪！我听见了什么？我干了些什么？——我的罪孽突然明摆在我面前，可怕啊！您再也不可能原谅我啦。

夫人（走回来，努力克制着自己）您往下听。公爵虽然使我这个没有反抗能力的少女感到措手不及——可我身上的诺弗克家族的血液却提出抗议：你，一位天生的侯爵小姐，艾米莉，竟甘当一个国君的情妇吗？——公爵将我带到这儿，在我眼前突然展现出最可怖的情景，于是自尊和命运在我心里开始了长期的斗争。——这个世界的大人物荒淫纵乐，就像永远不知饱足的鬣狗，老在贪婪地搜寻着牺牲品。——在这个公国内他们横行肆虐——拆散一对对新婚夫妇——撕碎神圣的婚姻纽带——破坏家庭的幸福温馨——让年幼无知的心遭受黑死病的传染毒害，而一些女学生在临死前一边痉挛，一边诅咒，流着泡沫的嘴里泄露出来的竟是她们教师的名字。——我被夹在了羔羊和虎狼之间，常常在幽会的温情时刻逼着公爵许下誓愿：那样可憎的牺牲该到头啦！

斐迪南（激动得绕室狂走）别说了，夫人！别再说下去！

夫人这可悲的时期后面接着更加可悲的时期。一时间，宫廷和后宫中充斥着意大利来的下流货，风骚的巴黎女人用可怕的权杖打情骂俏，民众在她们喜怒无常的摆布下流着鲜血——你们全都经历过当时的情景。是我，后来让她们失了势，因为我比她们更风liu。我让暴君在我的怀抱中飘飘然，从他有气无力的手中夺过了权柄——你的祖国，瓦尔特，才第一次感受到人的抚慰，信赖地靠在了我的胸口上。（停下来，脉脉含情地望着他）啊，这个唯一我不愿意他误解我的男子，现在逼得我只好夸夸其谈，把我秘而不宣的德行讲了出来，任赞叹的阳光暴晒！——瓦尔特，我砸碎过牢狱的铁锁——撕碎过死刑判决书——缩短过苦役船上可怕的终身流放。给无法治愈的创伤至少注入了减轻痛苦的油膏——并且常常叫有权有势的罪犯倒霉，年轻人，那才叫痛快呀！任何对于我高贵出身的责难，我的心都可以无比骄傲地予以驳斥！——可那唯一能够给我所作所为以报偿的男子——那我不幸的命运创造来弥补我已承受的痛苦的男子——那我在梦中已热烈渴慕和拥抱的男子，他现在竟来……

斐迪南（抢过话头，极度震惊地）够啦！够啦！这违反了约定，夫人！您可以洗刷对您的责难，指出我的罪过。可请您怜惜——我请求您——怜惜我的心，它快要被惭愧和悔恨撕碎啦——

夫人（紧握他的手）要么现在讲，要么永远别讲了。这个女人已经勇敢地坚持了很长时间——现在必须让您再感到她泪水的分量。（语气温柔地）听我说啊，瓦尔特——如果一个不幸的女子——受到您不可抗拒的强有力的吸引——用她满怀着无限热爱的胸脯贴近您的身体——瓦尔特啊——您此刻还会冷冰冰地谈什么荣誉吗？——如果这个不幸的女子——忍辱含羞——厌倦了行恶——在德行的召唤下勇敢地站了起来——这么样投身您的怀抱（边说边抱住瓦尔特，恳求地，庄严地）——希望您拯救她——希望由您重新送进天国，或者（背转脸，嗓音空虚而颤抖）从您面前逃开，发出可怕的绝望的嚎叫，听天由命，重新沦落进更加可憎的罪恶的深渊……

斐迪南（挣脱她的怀抱，狼狈之极）不，伟大的上帝知道，我受不了啦！——夫人，我必须——凭着天地起誓——我必须向您承认一件事情，夫人。

夫人（从他身边逃开）现在别！现在别！我以对我神圣的一切的名义求您——在这可怕的一刻，我的心像被万千支匕首刺破了似的在流血——死也罢，活也罢——我现在不能——我现在不愿——听您表白。

斐迪南您得听，您得听，好夫人！您必须听我讲。我现在要对您讲的话，将减轻我的罪过，并稍微表示一下我对刚才发生的事情的歉意——我看错了您，夫人。我曾期待——我曾希望您是该当受我蔑视的。我所以来府上，就是下定决心要侮辱您，招您的恨——要是我这打算成功了，我俩会多幸福啊！（沉默片刻，然后更加轻声，更加羞怯）我爱上了，夫人——爱上了一个市民姑娘——她叫露意丝.米勒小姐，一位音乐家的女儿。（夫人脸色苍白地背转身去。他更兴奋地往下讲）我知道我坠入了怎样的境地；可要是智慧能让激情沉默，责任的声音却更加响亮——我负有罪责！一开头，我撕破了她处女的金子般的宁静——用痴心妄想迷住她的心，把它出卖给了狂野的激情。——您会提醒我注意我的地位——我的出身——我父亲的信条——可是我爱她！——我天性的追求与种种陈规陋习越是背道而驰，我抱的期望就越高。——我的决心与世俗的偏见势不两立！——让我们看看，能永远存在下去的是时尚，或是人的本性。（这其间夫人已退到大厅的尽头，双手捂住了脸。斐迪南一直紧跟着她）您还想对我讲什么吗，夫人？

夫人（表情异常痛苦）没有了，封.瓦尔特先生！除去您将毁掉自己，毁掉我，并且毁掉另外一个女人之外，什么都没有了！

斐迪南还有另外一个女人？

夫人我们在一起不会幸福。可我们又不得不成为您父亲急性子的牺牲品。一个只是被迫将手伸给我的男人，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得到他的心。

斐迪南被迫，夫人？被迫伸手给您？可到底给了没有呢？您难道能够强夺一只并不情愿伸给您的手不成？您难道能强使一个视这姑娘为整个世界的男子离开她，来到您的身边不成？夫人啊，您——在这一刻之前，您还是一位令人钦敬的英国女子——您能够这样做吗？

夫人因为我必须这样做。（严肃而坚定地）我的热情，瓦尔特，压不过我对您的柔情。我的名声，再也不能……全城的人都在谈论我俩的结合。所有的眼睛，所有嘲讽的利箭，全瞄准了我。要是公爵的一个臣仆尚且拒绝了我，那对我将是一个永远洗刷不掉的奇耻大辱。和您的父亲论理去吧！尽可能地反抗吧！——我将一不做，二不休！（快步走下。少校瞠目结舌，呆若木鸡，随后也冲出门去）;

第四场

乐师家的房间。

米勒、米勒太太、露意丝同上。

米勒（疾步走进房来）我早说过了不是！

露意丝（胆怯地迎上去）怎么啦，爸爸，怎么啦？

米勒（绕室狂奔）拿我的礼服来——快点——我必须赶在他前边——还有一件活袖头的白衬衫！——我早料到会出事！

露意丝看在上帝的分上！怎么啦？

米勒太太出了什么事？到底什么事？

米勒（将假发扔得老远）快拿去理发师梳一下！——怎么啦？（跳到镜子面前）还有胡子也半卡长了！——出了什么事？——还会出什么事哟，你这个死人！——报应到啦，活该你遭雷劈！

米勒太太瞧瞧吧！啥事儿都赖我。

米勒赖你？是啊，不赖你这该死的尖嘴婆娘还赖谁？今儿个一早，和你那恶魔少爷——我不是马上说了吗？——伍尔穆那家伙给叨叨出去啦！

米勒太太嗨，什么！你怎么会知道？

米勒我怎么会知道？——得！大门口已经有宰相的一个狗杂种在探头探脑，打听提琴师家的情况。

露意丝我快完了。

米勒不只是你，还有你那对情意绵绵的眼睛！（恶狠狠地，大笑）真是不错：魔鬼在谁家下了蛋，谁家就会养出个漂亮妞儿。——我现在算领教了！

米勒太太你从哪儿知道是冲咱露意丝来的？——没准儿有谁向公爵推荐了你。没准儿他要你进他的乐队。

米勒（跳过去抓棍子）倒你鬼老婆子的邪霉！还乐队咧！——可不，来叫你这老媒婆用嚎叫充女高音，叫我这青紫的屁股给你做低音伴唱。（猛地坐到椅子上）天上的主啊！

露意丝（脸色惨白，坐下）妈！爸！怎么我突然心慌意乱？

米勒（从椅子上跳起来）可那耍笔杆儿的要是什么时候让我给撞上？——让我给撞上！不管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——我要不把他的肉体和灵魂捶成烂酱，要不拿他的狗皮来抄《圣经》“十诫”和七篇“悔罪雅歌”，抄“摩西五书”以及先知穆罕默德的经文，让世人到亡灵复活之日还看得见他皮上的蓝色字迹，那我就……

米勒太太是的是的！你咒吧，你跳吧！你这样就可以镇住魔鬼啦！救救咱们啊，仁慈的主！现在怎么办？谁能给咱们出主意？怎么才收得了场啰？米勒老爹，你可是说呀！（哭喊着在房中乱跑一气）

米勒我这就去见宰相。我要抢先开口——要自己说明原委。你呢，知道得比我早，本该提醒我才是。这丫头也许还劝得转来。也许时间还来得及——可是你没有！——这里边没准儿能捞到点好处哩，这里边没准儿能钓上条大鱼哩！于是你火上浇油！——现在该你去领你的媒婆赏钱啦！你这叫自作自受！我呢，只管带着我的女儿，离开这个国家。

第五场

斐迪南.封.瓦尔特冲进房间，慌慌张张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前场人物。

斐迪南我父亲来过了吗？

露意丝（惊惶不安）你父亲？万能的主啊！

米勒太太（双手一拍）宰相大人！咱们完啦！（三人异口同声）

米勒（冷笑两声）赞美上帝！咱们的报应到了！

斐迪南（奔向露意丝，把她抱在怀中）你是我的，不怕天堂和地狱从中阻拦！

露意丝我注定活不了啦——说下去——你刚才说了一个可怕的名字——你的父亲？

斐迪南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事情已经过去了。我又重新得到了你。你又重新得到了我。让我先在你怀中喘口气吧。刚才那一刻太可怕啦。

露意丝怎样的时刻呢？你快急死我了！

斐迪南（倒退一步，若有所悟地打量着她）一个在我的心与你之间，露意丝，插进来一个陌生人的时刻——一个使我的爱在我的良心面前变得苍白失色的时刻——一个我的露意丝不再是她斐迪南的一切一切的时刻……

露意丝（蒙着脸，倒在椅子上）

斐迪南（跑向她，目光呆滞地站在她面前，说不出一句话，然后突然离开她，激动异常）不！绝不！不可能，夫人！您太过分了！我不能为您牺牲这个纯洁无邪的少女！——不，以永恒的上帝起誓！我不能背弃我的誓言，它像天上的雷霆一样大声地警告我，从这双失去了神采的眼睛里——夫人，您瞧瞧吧，瞧瞧吧——像乌鸦一般狠心的父亲啊，你要掐死这个天使吗？你要我在她圣洁的胸中撒播地狱之火吗？（坚决地跑回露意丝跟前）我要领她去接受世界末日的审判，让永恒的上帝讲，我爱她是不是犯罪。（拉住露意丝的手，扶她站起来）鼓起勇气，亲爱的！——你胜利了。在那最危险的搏斗中，我成了胜利者。

露意丝不！不！什么也别瞒着我！说出来吧，那可怕的判决。你提到你父亲？你提到夫人？——我怕得要命——人家说，她要结婚了。

斐迪南（茫然地跪倒在她脚下）是跟我哟，不幸的人！

露意丝（停了停，声音微微颤抖，可怕地沉着镇静）喏——我还担的哪份儿惊呢？——那边那位老人不是一再告诫我——要我永远别相信他的话。（稍停，然后哭着扑进米勒怀中）爸爸，你的女儿回到你身边来啦——原谅我吧，爸爸——别怪你的孩子，那个梦太美啦，可是啊——现在醒来越加可怕！——

米勒露意丝！露意丝！——上帝啊，她精神不正常了！——我的女儿，我可怜的孩子！——该死的诱骗者！——该死的拉皮条的婆娘！

米勒太太（哭喊着扑向露意丝）我该受这样的咒骂吗，我的女儿？上帝饶恕您，男爵——这小羊羔做了什么错事，您要掐死她？

斐迪南（从露意丝脚下跳起来，坚定地）可我一定要戳穿他的所有阴谋——扯断那一切偏见的锁链——我要像个男子汉似的自由地选择爱人，让那班小人在我爱情的参天大树下晕头转向吧！（准备离去）

露意丝（战栗着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追上他）别走！别走！你要去哪儿？——爸爸——妈妈——在这可怕的时刻他要离开我们？

米勒太太（追上去拉住斐迪南）宰相大人会上这儿来——他会虐待咱闺女——他会虐待我们——封.瓦尔特少爷，你却要扔下我们吗？

米勒（狂笑）扔下我们。当然当然！干吗不呢？——她已经把一切给了他！——（一只手拉着少校，一只手拉着露意丝）别着急，先生！要离开我的家，只能从她身上踩过去！——你要不是流氓，就先等令尊大人来——告诉他，你怎么偷走了她的心，你这骗子，要不然，上帝作证！（把女儿扔给斐迪南，狂暴地）就当着我的面，先把这只因为爱你而身败名裂的可怜虫给踩死！

斐迪南（回到房中，沉思着踱来踱去）宰相的权力固然很大——父权也是个含义广泛的词儿——罪行本身可以隐藏在他脸上的皱纹中——他可以为所欲为——为所欲为！——然而，只有爱情能做到一切——来，露意丝，把手伸给我！（拉住露意丝的手，用力地）就这样，直到最后一息上帝也不会离开我，真的！——那分开这两只手的一瞬，也将扯断我与造化的联系。

露意丝我害怕！转过脸去，你嘴唇颤抖。你眼睛转动起来叫人害怕……

斐迪南不，露意丝，别哆嗦。我不是在说胡话。在这关键时刻，被压抑的心胸唯有想入非非才可能舒畅舒畅，这时候能够作出决断的，唯有上帝特殊的恩赐！——我爱你，露意丝——你应该和我在一起，露意丝——现在去见我的父亲！（疾步出房，正撞上宰相跨进门来）

第六场

宰相带着一帮侍从。前场人物。

宰相（边进门边说）他已经在这里。

众人（惊恐）

斐迪南（后退几步）在一个清白人家。

宰相在儿子能学会孝敬父亲的地方吗？

斐迪南请您别扯这个——

宰相（打断他，脸转向米勒）他是父亲吗？

米勒米勒乐师。

宰相（脸朝米勒太太）她是母亲？

米勒太太没错儿！母亲。

斐迪南（对米勒）爸爸，您把女儿带走吗？——她快晕倒了。

宰相瞎操心，我还有话问她呢。（对露意丝）你认识宰相的少爷多久了？

露意丝我从不管什么少爷不少爷。从11月起，斐迪南.封.瓦尔特就来家里看我。

斐迪南来追求她。

宰相你得到什么许诺了吗？

斐迪南就在刚才，当着上帝的面，我给了她最庄严神圣的许诺。

宰相（恼怒地冲着儿子）蠢材，有你后悔的！（对露意丝）我等你回答哩。

露意丝他起誓他爱我。

斐迪南而且将信守誓言。

宰相非要我命令你住口吗？——你接受他的誓言？

露意丝（温柔地）我给了他回报。

斐迪南（语气坚定地）已结下海誓山盟。

宰相我非把你这应声虫扔出去不可。（恶毒地冲着露意丝）他可是每次都付现钱，对吗？

露意丝（专注地）我不完全明白您问的什么意思。

宰相（暗暗冷笑）不明白？喏喏！这只是说——操任何营生，俗话说，总有它的搞头——而你呢，我希望，也不会白白奉送，没捞到好处——或者你想的只是玩一玩？对吗？

斐迪南（勃然大怒）混账！这叫什么话？

露意丝（对斐迪南，庄重而无奈地）封.瓦尔特先生，现在您自由了。

斐迪南爸爸！德行即使衣衫褴褛，如同乞丐，同样应该受到尊重。

宰相（大笑）可笑的妄想！竟要老子尊重儿子的婊子。

露意丝（昏倒）天啊！天啊！

斐迪南（与露意丝同时开口，并且拔出剑来刺向父亲，半道上却垂下了宝剑）爸爸！您原本有权要我把我的生命还给您——现在算是清了账了（插回宝剑）——从此我这个儿子不再欠您任何的情！——

米勒（一直恐惧地站在一边，这时激动地走上前来，一会儿气得咬牙切齿，一会儿怕得牙齿磕磕碰碰）我说大人——孩子是父亲的骨肉心肝——劳驾您给我记住——谁骂他女儿是婊子，谁就打了他的耳光；而你打他他也得同样打你——咱们的信条如此——劳驾您给我记住。

米勒太太行行好吧，上帝和救世主！——现在老头子也火啦！——咱们大难临头了！

宰相（似未完全听明白）怎么，老龟头也发火了吗？——我们这就跟你算账，老龟头！

米勒劳您的驾，我的名字叫米勒，如果您听我奏一段柔板的话——给娼妓拉客咱不干。多会儿宫里边还有足够的人手，就轮不上咱这些平民百姓。劳您的驾！

米勒太太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老头子！你要害死你老婆孩子啦！

斐迪南您在这儿扮演的什么角色哟，爸爸，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。

米勒（走向宰相，鼓起勇气）明明白白地说吧。劳您的驾！在公国范围内，大人您有权有势，想干啥可以干啥。可这儿是我的家。如果有朝一日我要递交份请愿书，我也许会毕恭毕敬；可一个没礼貌的客人，我将马上赶他出门去——劳您的驾！

宰相（气得脸色苍白）什么？——什么意思？（逼近米勒）

米勒（缓缓后退）我就是这个意思，大人——劳您的驾。

宰相（火冒三丈）哈，反了你啦！你口出狂言，想蹲监狱是不是！——去，把法警叫来。（随从数人下。怒气冲冲，绕室狂奔）把父亲关进监狱——把母亲和\*的女儿绑到耻辱柱上示众——法律的铁腕将代我平息我的愤怒。对这样的侮辱，我一定要狠狠报复——难道能容忍这样的下流坯破坏我的计划，离间我们父子而不给予惩处！——哈，这帮该死的家伙！我要你们通通完蛋才解恨，我要用复仇的怒火把你们全家，父亲、母亲和女儿，烧成灰烬！

斐迪南（走到米勒一家中间，从容坚定地）啊，别这样！用不着害怕！有我在哩。（对宰相，恭顺地）别太性急，爸爸！如果您自爱，就别使用暴力——我心中有一个地方，父亲这个字眼还从未进入过——请您别硬要进里边去。

宰相不要脸的东西！住嘴！别给我火上浇油！

米勒（从惊吓中回过神来）看好你孩子，老婆。我去找公爵。——他御用的裁缝——上帝指点了我！——他御用的裁缝在跟我学吹横笛。在公爵那儿我不会有问题的。（打算离开）

宰相找公爵，你说——你忘了吧，我是公爵的门槛！你想跳过去，不摔断脖子才怪哩！——找公爵，你这傻瓜！——你试一试，看我不把你扔进深深的地牢，扔进那不见天日、不闻人声、阴森恐怖如同地狱的地方，活不成，也死不了——到那时，你将铁索锒铛，哭哭哀哀，说什么：我真是太不幸啦！

第七场

法警数名。前场人物。

斐迪南（奔向露意丝。她昏倒在他臂弯里，不省人事）露意丝！帮我一下！救救她！她被吓昏过去了！

米勒（抓起一根藤条，戴上帽子，准备动粗的样子）

米勒太太（跪倒在宰相面前）

宰相（冲法警亮了亮他的勋章）动手吧，以公爵的名义——孩子，离开这个婊子——管她晕倒不晕倒！——等她脖子套上铁链，别人就会用石头将她砸醒的。

米勒太太发发慈悲吧，大人！发发慈悲！发发慈悲！

米勒（一把将妻子拽起来）给上帝下跪去吧，老虔婆，别给——别给恶棍下跪，我反正少不了进监狱！

宰相（咬了咬嘴唇）你算计错啦，混蛋。还有绞架等着哩！（对法警们）难道要我再说一遍吗！

众法警（冲向露意丝）

斐迪南（从露意丝身边跳起，挡在她面前，怒不可遏）看谁敢动一动！（举起带鞘的宝剑，用剑柄挥打法警）谁敢碰一碰她，谁就当心自己的脑袋。（对宰相）请你放尊重点。别逼我太过分，爸爸！

宰相（威胁法警）你们还要饭碗吗，胆小鬼？……

众法警（重新冲向露意丝）

斐迪南该死的东西！我说，退回去——我再说一遍！您怜悯怜悯自己吧，爸爸！别逼我走极端！

宰相（气急败坏地斥责法警）你们就这样恪尽职守？混账东西！

众法警（猛冲上去）

斐迪南事已至此——（拔出剑来，砍伤法警数人）只好请你们法律的代表原谅了！

宰相（怒不可遏）我倒要看看，你这剑是否也会砍在我的身上。（亲手抓住露意丝，拽起她来交给一名法警）

斐迪南（大声惨笑）爸爸，爸爸，你的行为是对上帝最尖刻的讽刺！他竟善恶不辨，把十足的刽子手变成了堂堂宰相！

宰相（对其他人）带走她！

斐迪南爸爸，绑她上耻辱柱吧，但是连同少校，连同宰相的少爷一起！——您还固执己见吗？

宰相那戏就更有看头，更加有趣喽——带走！

斐迪南爸爸！为了这姑娘，我宁可放弃少校的佩剑——您还坚持吗？

宰相剑挂在你那不知羞耻的身上，已经毫无价值！——带走！带走！我命令。

斐迪南（推开那个法警，一条胳臂搂住露意丝，另一只手举起剑）爸爸！在您让我妻子受辱之前，我决心刺死她——您还坚持吗？

宰相刺吧，要是你的剑还锋利。

斐迪南（放开露意丝，怒视空中）万能的主啊，你看见啦！是人想得出来的办法我全已试过——现在不得不用魔鬼的伎俩了！在你们带她去站耻辱柱的时候（凑近宰相的耳朵大声道）——我就向整个京城讲那段您爬上宰相宝座的故事。（下）

宰相（五雷轰顶似的猛然一惊）你想干什么？——斐迪南！——放了她！（急急追赶少校）;

宰相府的大厅。